

灯下走笔

深山更深处

□ 陈爱松

阳光从林间筛下来，在地上落下点点光斑。我们几个“驴友”，沿着小径向上走。说是小径，路几乎不可辨，落满枯叶，不小心就会脚下一滑。汗水淋漓，湿了衣背。这是栾川西南的熊耳山。我们计划登上高山头，再一路沿山谷而下。领队说，山谷属于半开发状态，风景幽美，野趣十足。

正午时分，我们站在了山顶。举目四望，远近山峦，紫青绿白，山色由碧到青，直至天际。苍山如海，此言不虚。

山谷里果然清流潺潺，大石横卧。风染上了水的凉，拂去了我们脸上的汗，每个人都轻松起来。有一段，水直接跌下悬崖，无路可走。我们就上到北坡，沿林间小路行走。

“好多核桃呀。”有人喊。抬头一看，核桃枝伸到了眼前，乒乓球大小的青核桃伸手可触。坡地上，站着几棵粗壮的核桃树。秋天有人来捡核桃吗？要是烂在这深山里，多可惜啊。领队笑：“放心吧，靠山吃山。我们走的小径，就是山里人走出来的。”

拐个弯，一处房屋竟出现在眼前。东边是石棉瓦覆盖的旧木板房，门框下端也已腐朽，如枯木的断茬。西边的三间水泥板房却是新的，出前檐，中间是客厅，两边是跨屋。“幸福人家”的春联还红着。在这高山之上，竟然也住着人家？

门上挂着锁，院里长满草，看来长久没有人住了。石桌，石凳。柴火堆。一株木槿，却开着满树花，紫牡丹似的，点亮了人的眼。

新屋檐下倒扣着一口大铁锅，直径有一米多。山村人家，人口肯定不多，这么大的锅作什么用呢？同伴指给我们看院中一堆黑红色的核。原来，是用来煮

山茱萸炮制药材的。

山坳里只有这一户人家。对面山峰上一块巨石，像天上掉下来的大仙桃，桃嘴儿尖尖，正对着天。房前临河，有一片斜坡地，以前可能种的小麦、玉米，如今，栽着一株株小桃树。四面山坡上，风吹过树林，捎来断断续续的新鲜声。

主人呢？可能外出打工了，估计有个儿子，才在家里盖房子。可是哪家女儿愿意嫁到这深山里来？栾川少地，人称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。席子大的一片田，就是这户人家世代居此的原因吧。与世隔绝，孤寂清苦，生病，上学……生活该有多么不便啊。好在，他们终于走出去了，哪怕在外面靠下苦力流汗打工，也比在这高山上好多了。

继续沿坡走。回头望望，那户人家又隐在树丛中，只剩下一点红。木槿花啊，涧户寂无人，只能纷纷开且落。

终于看见石板路了，我们进入半开发的景区。树藤相缠，高耸蔽日；水流成瀑，深潭勾连。山花烂漫，清泉上流。看景，玩水，十分惬意。

山中天多变。先是一阵风，接着，雨就落在头上，四周树叶哗啦啦起来。领队说，不必着急，从前面的竹林过去，就到山谷口了。

果然，村庄出现了，两层小楼前，挂着“山水居”“听竹轩”的牌子。跑进一户人家，黑红脸膛的山里汉子一面招呼住下，一面吩咐女主人准备晚饭。

饭桌就摆在廊下。板栗炖土鸡，凉拌核桃木耳，玉米糁汤，大白馒头。汤足饭饱之后，打量小院，栅栏前，月季花，凤仙花，还有一株木槿，都开着好看的花儿。

同伴纷纷夸赞菜好汤好，夸赞小院干净漂亮，说城里的高楼哪里比得上这里的小别墅，男主人的笑

都漾到耳朵后面去了。“花草种不好，不给发牌儿。”女主人忙碌着，听见我们聊天，有点腼腆，又有点自豪地指了指门口“五星级文明户”的牌子。

有这样的牌子，是应该自豪的。山里人家，不光物质富裕了，在精神方面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。我的眼光一扫过栅栏前的绿植盆栽和花树，落在了那株木槿上面，又想起山里那户独居人家。

就问主人，认识不？男主人说，认识，早几年，他们易地搬迁出来了，在山那边的风景区开民宿，老夫妻与儿子、媳妇经营，孙子、孙女在外上学。这条山谷整修时，有了路，他们就在老家盖了新房。秋天收核桃、板栗、菜黄肉时，会回山里住几天。他们出来比我们早，日子比我们过得好！

闲聊之中，得知这片村子里的居民大多都是搬迁户。他家当年也是住在深山里，不想搬迁，怕出来没地种，没饭吃。开民宿没经验，也是政府请来老师，一点点指导着弄的。“当年脑子转不过来弯，政府的人可没少跑路。”男主人说。

“老家山上有板栗、核桃、柿子呢。秋天，也要回去摘的。”女主人说，以前愁着卖不出去，现在开民宿，不够用。说着，回屋端出一盘炒核桃给我们尝。

真为山里人高兴啊。任是深山更深处，也有春风送暖来！

雨住了，山里的夜降临了。拥着温暖的薄被，舒服地躺着，整个身体都是放松和舒服的。夜风穿过谷壑，回旋在林梢，那声音极喧闹又极静谧，极迫近又极渺远，极细切又极宏大，像乐曲在轻快地奏鸣，像山谷在深情地合唱，像群峰在动情地吟诵。我睡在一条船上，被乐声托起来了，在群山之上，悠悠飘荡……



云端

倪睿

思绪悠悠

苦瓜有点甜

□ 陈俊峰

我母亲这代人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，经历丰富，吃过许多苦，老了，干不动了，从田埂子上走下来，卸下了夹脖子，透口气，接下来的重要任务是帮儿女们带孩子。我只要跟母亲提到过去，她就陈谷子烂芝麻开始抖落，分阶段、分时期的诉苦，最后一句话总结：“打死也不再种地了！”这话绝对不假，因为母亲诉苦时，有时揉着眼睛，有时咬着牙。

可是，母亲无论在哪里，都见不得黄土裸露，只要露着黄土，她就得种些啥，用“见缝插绿”形容毫不为过。母亲在废墟中开垦了几片菜地，种些蔬菜、谷物等。我说：“妈，没事歇歇！”母亲说：“不累，就当锻炼身体”。自从母亲种上菜地，我们家的蔬菜就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冬天萝卜、雪里红，夏天豆角、黄瓜，这一兜子还摞在冰箱里，就又打电话叫去取，种地，母亲无疑是行家，她不怕麻烦，更不怕出力。

今年母亲种了许多苦瓜。我说过，苦瓜是好菜，可以降低血糖，预防糖尿病。母亲留心了我这话，暗自记下了，因为母亲这头有糖尿病的遗传基因。这苦瓜跟黄瓜相仿，只要水浇充分，架子搭高，下来，它自有表

现。它们枝枝蔓蔓，先爬上去，再垂下来，一个个苦瓜吊下来，分批供人采摘。有时会突然发现叶子掩映下的大瓜，给人带来了不小的惊喜。这苦瓜结得多，我就吃得，一家四口只有我能享受苦瓜的独特滋味。

比如说，周末去看老母亲，坐下来聊几句，准备走了，母亲就会说：“摘苦瓜吧？”这一摘就得十多个，大大小小，鼓鼓囊囊，往后备箱放。母亲的社保该认证了，这个事一结束，母亲就说：“摘苦瓜吧？”又来一袋子。我说：“妈，我真吃不了，你也给街坊送点？”那用说？谁吃谁摘，吃啥摘啥。”母亲的热情我是亲见的，我们正在摘苦瓜，一个街坊大娘路过菜地，打一招呼，母亲就拦下她，非往人家怀里塞，推推拽拽几个回合，她终于顶不住母亲的热情和真诚，还是抱了几根儿苦瓜，抓了一把豆角回去了。

妈妈种的苦瓜，又矮又丑，如织布用的梭子，两头尖尖，中间大腹便便，颜色有些泛白，剖开一看，一兜子鲜红鲜红的籽。市面上卖的苦瓜高挑，细长，码在纸箱里，长短粗细几乎一样，颜色黑绿黑绿的，剖开里面的籽是白色的。母亲种的苦瓜样子是差了些，可是

非常新鲜、非常脆，最重要的是没用任何农药，属于绝对的绿色蔬菜。

苦瓜我已经吃习惯了，味蕾也仿佛被它征服，感觉不那么苦了。才吃是生腌，后来是爆炒，最后形成固定的吃苦瓜模式。每早7点，打开学习强国，播放新闻联播。冰箱里取出苦瓜，大的两根，小的三四根儿，用菜刀掐头去尾，而后把苦瓜竖起来，从上向下剖，像解剖一条鱼。垃圾桶拿过来，掰开“鱼腹”，用大拇指当铲子，刮去里面的子，而后水冲洗一下，准备切菜。这当口，架上锅，添上水，打着火，准备给苦瓜焯水。左手把苦瓜摞下去，右手开始切，这边切好了，一圈圈堆在案板上，那边水也开了，捧起来，丢进去，而后攸攸旋几圈，捞出，用冷水再一湃，开始调味。放一勺盐，撒一点鸡精，浇一勺醋，滴几滴小磨香油，再淋一些辣椒油，这么一搅拌，一道美味就产生了，有辣味、酸味、苦味、香味，它们综合成一种新的复杂的滋味，这种味道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，总感觉是人生的味道。

苦瓜的表皮总让我想起“麻子坑儿”一样的脸，仔细研究这样的纹路，又觉得它是一种我们欣赏不了的美——的确很丑，丑让它平凡，平凡也许是一种保护。它的味道是苦苦的，我猜想这样的苦也是一种保护，动物不小心吞下了它，这么苦，吐出来，不至于让里面的籽受伤害。

母亲用苦瓜的苦传递着爱，在这样的苦中我体会到了甜，像苦瓜籽一样深深地被拥抱、被爱。

还给你啊？”已经跑出几米远的我听到这位妈妈在后面喊。我笑着回头说：“下次碰到再给我也行。”

大约一个月后，我又来到了洛浦公园。远远地就看到了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还在原来的那个位置，她的妈妈看到我，眼神激动而诚恳，招呼我坐下后说：“孩子在这儿等你一个月了，我扫地时，她让我把她推到这里，她一个人静静地坐着，说如果你来了，一定会认出她。”小女孩听着我们的谈话，笑了，笑得很美。

我来到她的身边蹲下来，握着她的小手。小女孩从一个袋子里慢慢地拿出了我那把淡紫色的伞，双手递到我面前说：“阿姨，我怕天拿在手里把你的伞弄脏了，就装在袋子里。”我笑着说谢谢，又说：“你真像个天使。”“什么是天使啊？”小女孩天真的问。我说：“天使就是上帝的孩子，每个善良的人都是天使。”小女孩说：“阿姨，你也是天使，我妈妈说上次她看到你向公交站跑去了，你家不是在这儿住的。”我在心里对她说：“孩子啊，阿姨的确不在这儿住，阿姨回家要坐两次公交车呢！”

临走时，小女孩又喊住了我，在我耳边神秘地轻声说：“阿姨，我们都是天使！”不知为何，那一刻我的心被柔柔地撞了一下，泪水夺眶而出……

为这位清洁工妈妈的善良而动容，为小女孩的天真可爱而感动，当然，也为自己那颗柔的心……是啊，我们都是天使！

光阴故事

承载岁月的小书

□ 郭晓辉

1990年，我上小学二年级。农历腊月十八，我随母亲去偃师翟镇赶会。

那时的翟镇集会，堪称十里八乡的盛会，摊位林立，人声鼎沸。临近春节，采购年货的乡亲们摩肩接踵。要在往常，我早就拉着母亲直奔集会中间那排小吃摊。但是那天，鲜香四溢的粉汤、焦黄油亮的水煎包在我眼中都不那么诱人了。口水化作热切的期待——母亲答应给我买一本课外书！

当时除了课本，家里只有几本早就被翻烂的旧杂志。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课外书，就成了我最大的心愿。为了补贴家用，母亲起早贪黑地编织草蓆。放在平时，我是不敢向她提出要求的。大概是临近过年，母亲爽快地答应了。

采购年货，我迫不及待地拉着母亲来到乡政府对面的“智慧书店”。在玻璃柜台下面的一排书中，我一眼就看中了一本小书——《少儿浅读古诗百首》。这是一本正方形的小书，有成人手掌大小。浅黄色封面上，一名小朋友高举一本诗集，兴高采烈地向伙伴们介绍。他们身后，两位古代诗人正吟诵诗，双目微闭，神情陶醉。

这本书定价2元。母亲翻遍口袋，身上仅剩2元钱，这是她编织草蓆辛苦一天的收入。母亲有些为难，来赶会之前，她已经答应弟弟，要给他带水煎包。“要不，下次再买这本书吧？”母亲小心翼翼地问我。“不行，已经说好了！”我一蹦三尺高，泪水夺眶而出。“那好吧，这次就买，不过你可得好好读呀。”母亲无奈地笑着付钱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把这本书紧紧地抱在胸前。

回到家中，我立马坐在小板凳上，摊开这本小书。弟弟看到满心期待的水煎包变成了我的书，又哭又闹，母亲怎么也哄不住。我见状拉住弟弟的手说：“别哭，我给你讲讲这本书上的故事。”弟弟有些不情愿，但我翻开书，书立刻被一幅插图吸引，目不转睛。插图上是一只硕大的老鼠，身穿长袍，手摇扇子，目光凶狠地盯着旁边衣衫褴褛的农夫，这是《诗经·硕鼠》的配图。

借助书上的拼音和注释，我连蒙带猜地给弟弟讲解了这首诗的含义。弟弟听得很认真，似懂非懂地问我：“真有这么大的老鼠吗？”我吓唬他说：“有，这些老鼠不但凶狠，还特别爱寻找那些爱哭的小孩！”弟弟赶紧用袖子擦干脸上的泪痕，心有余悸地说：“真吓人，你还是讲个别的故事吧！”我又翻开书，给弟弟读白居易的《池上》：“小娃撑小艇，偷采白莲回。不解藏踪迹，浮萍一道开。”这首诗平易如话，不用讲解弟弟就懂。他笑着说：“这个小娃像不像你？偷采邻居家的玉米！”我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旁边的母亲也大笑起来。

就这样，这本小书融入了我的生活。因为来之不易，所以我读得格外认真。这本小书的选材包含了先秦诗歌、汉代乐府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以及明清诗歌中的名篇，从《诗经·伐檀》开篇，以清代郑板桥的《竹石》收尾，每篇作品都有配图。由于是儿童读物，所选的一百首作品大多浅显易懂，朗朗上口。比如《回乡偶书》《望月怀远》《过故人庄》等，都是家喻户晓、脍炙人口的名篇。

这本小书，也为我打开了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。那里有大漠孤烟、金戈铁马，也有小桥流水、杏花春雨；既浩瀚辽阔，又细致入微，让一个农村的孩子，生出对“诗和远方”的无限向往。

30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珍藏着这本小书，虽然书页早已发黄变脆。如今，它静静地“站”在书架上，像一个乐观的孩子，笃定自信，优雅从容。每次翻开它，往日温暖的时光便历历在目。这本小书，承载了童年的岁月，连接着亲情和期待，也通向遥远的未来……

灯下漫笔

小飞蓬

□ 怡然含笑

“长得笔直笔直的，身上有很多向上的密密麻麻的长条叶子，那是一种什么草？”我比划着问。

母亲坐在床边，猜谜语似的眨着眼，在大脑里搜寻了一会儿说：“黄蒿。”

“不是。”我坚决地否定。因为黄蒿的样子，我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。

“那种草整个的样子，像小时候你追着打我用的鸡毛掸子。”我继续比划着说。

家中的确有个鸡毛掸子。它常挂在床边一个柜子侧旁的钉子上，毛茸茸的，像条蓬松的狼尾。母亲偶尔用它来掸一掸床单，还从来没有用它来打过我。我如此说说是逗母亲玩的，她现在老了，追不上我，更别再说我了。

我两只手比个粗，又比个长。停顿了一会儿，母亲像是把我描绘的影像与她记忆深处的实物突然对上号似的，冲口而出：“驴尾巴蒿。”她出口之快，像小孩子做抢答题。大概也觉出快，她笑了。母亲年轻时不爱笑，现在八十三岁了，又时常被岁月和疾病欺负，笑这个美好的表情，在她那里更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。但我发觉，只要提到故乡的风物或人事，她都会带着盎然的兴致和我交谈，甚至追着我没完没了地絮叨，还会笑。

西周时期，周幽王“烽火戏诸侯”博得褒姒一笑。结果“一笑倾城”，代价也太大了。而母亲，所有平凡的母亲，或许只需要一株故乡的“驴尾巴蒿”，就会被逗笑。

我觉得母亲说的“驴尾巴蒿”，似乎是，又似乎不是，就转头去问在厨房里忙着的夫君。我又比画着复述了一遍那种草的模样，夫君也冲口而出：“驴尾巴蒿。”

得到确认后，母亲很开心。她走出她的小屋，来到厨房门口说：“咱老家伊河滩上呀，大片大片的，可那种草没啥用处啊。”夫君也说：“牛羊都不吃，我小时候割草都要绕开它。它还有个名字叫‘打驴棍儿’。”

我笑。那种草，怎么和“驴”有了不解之缘？想一想，还真是的。折下一株，把它颠倒过来，支棱的叶子顺溜下去，果真像一条驴尾巴。倘若握在手中，抡起来就会呼呼生风，估计打起驴来，准能让驴吃上苦头，成为棍下的顺民。

母亲又说起跟“驴尾巴蒿”相似的“白蒿”和“黄蒿”。蒿草们长大后，容易区分。但春天刚长出时，它们如同同胞胎，一眼望过去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。去掐“白蒿”的孩子，有时候掐了“驴尾巴蒿”，被父母笑着数落，我想也不算丢人吧。

其实，所有的蒿草都是有用的。“驴尾巴蒿”也是一味散淤消肿的中药，嫩的时候蒸着吃，也不逊色于白蒿的美味。

果然，我问妻子，她说叫它“牙痛草”。我又问晓丽，她说家乡人叫它“赶驴尾巴蒿”。我又问俊红，她说从小到大大一直喊它“顶破天”。

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种五大三粗的草竟然还有一个诗意的大名——小飞蓬。这个名字源自它成熟的果实，如同蒲公英似的，未来的命运是漂泊而无常的。

我没有告诉母亲这个人诗的名字，我怕她忍不住去想象。父亲不在后，她想守着老家的老屋而不能，不是如这小飞蓬一样？

流年碎影

我们都是天使

□ 宁妍妍

很多年前的事了。

一个凉爽的周末，我独自一人到洛浦公园散步，由于刚刚下过一场雨，空气格外清新，树的绿，花的红，泥土的芳香，踩在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上，望着不远处处的河水，有着难以言喻的舒心。

广场上，有老人有孩子有年轻的小情侣，最吸引我目光的要数那对母女了。女孩大约五六岁，干净漂亮，穿白裙，扎小辫，坐在轮椅上望着远方微笑着。她的妈妈在她身边，黝黑健壮，慈眉善目。

我走近她们，发现女孩戴着随身听，她的妈妈说她在听儿歌和故事还有三字经。我夸小女孩漂亮，她听到了，轻轻转头对我笑了笑，只是她的目光并没有看我。她的妈妈见我满怀怜惜的看着女孩的双腿，就会意的把小女孩推到了离我们稍远的柳树下，并轻声对孩子说：“——啊，现在你的头顶是绿色的垂柳，可漂亮了，妈妈就坐在你不远处看着你，好吗？”女孩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在我纳闷问孩子怎么会不认识垂柳时，这位妈

妈立马用食指在嘴前嘘了一声，意思是让我小声说话。并告诉我，女孩的腿很健康，只是她的眼睛生下来就看不见。我们聊的久了，这位母亲又说，她45岁了，已经有两个男孩了，大儿子都21了，她是个马路清洁工，5年前的一天清晨，她听到垃圾箱旁有哭声，打开包裹一看，是个很漂亮的小女孩，她没有女儿，就抱回了家，给孩子取名——，是唯一的意思。后来孩子几个月时才发现她的眼睛看不见，去过几家医院都治不了，但她和她老公还是把——当亲生女儿一样的养着。还说——很懂事，从不让她多操心。为了不给她添麻烦，就故意不喝水；还说听到外面小朋友的玩耍声，她一点也不羡慕，说只要妈妈陪着就很开心……

夏季的天说变就变，转眼间豆大的雨点就落了下来，我拿出包里的太阳伞递给这位妈妈，说：“你和孩子打着吧，你推着轮椅回家要走半个多小时呢！”她推搡着不要，我指了指距公园最近的那栋楼说：“我家就在那住，近的很，别把孩子淋感冒了。”“伞，伞，伞怎么